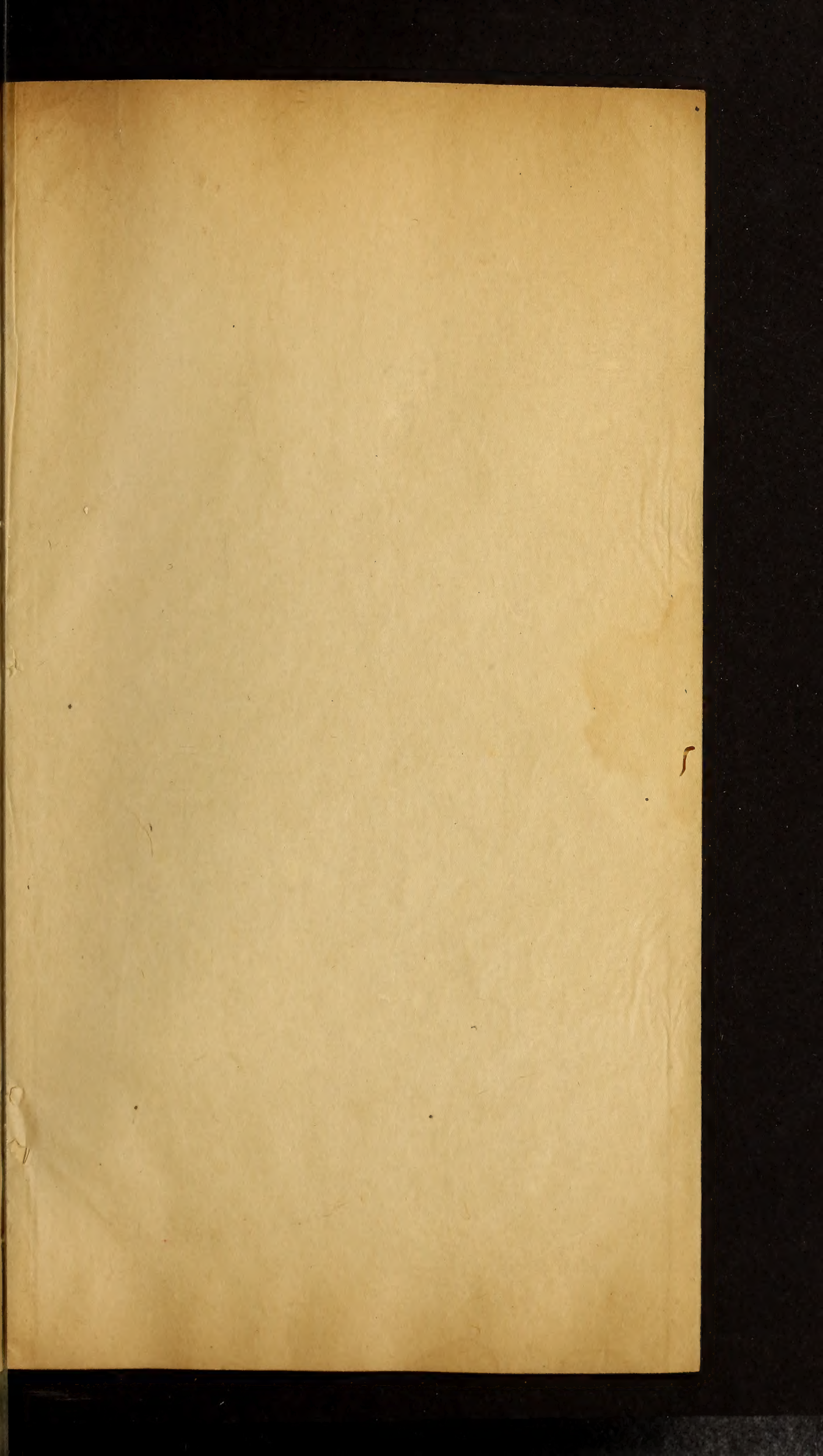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七

宋

神宗皇帝

庚戌熙寧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及是方平服闋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列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

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
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
不可而況不正乎嘗謂神
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
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
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至
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
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
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
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
俟安石之出是誠何心迨
後悔恨求去所謂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

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
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
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
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
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
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
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
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
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命曾布疏駁
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
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

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爲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

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以下三百八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考官宋敏求（字次道。綬之子。）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軾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置刑法科。

祖洽明知新法出於執政對策巧爲阿諛以希進取其心術已不可問甚敢斥祖宗之政爲因循苟簡悖妄極矣律以大義實憲典所不容司衡者竟爾擢用上第充其伎倆亦孰不可忍乃神宗毫不介意其何以示臣子之鵠哉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刑法或言高科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知廣德軍宋置今爲州隸江南時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于莽時考周禮泉府民之貸者以

國服爲之息。鄭注。貸。從官借本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孔穎達疏。萬泉朞出息五百。二十而取一也。王莽時與周少異。周惟據本徵利。莽則計本而據所贏多少以取息。假令萬泉而贏萬。則徵一千。贏五千。則徵五百。無過什一。據此。周與莽時。取息輕重甚明。覺奏尚未剖悉詳盡。泉古與錢通。況國用專取具于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初。覺爲右正言。帝語覺欲用陳升之而罷邵亢。覺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罷判越州。安石早與覺善。特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遷知審官院。至是以覺不附己。遂逐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韓琦趙鞅時地不同何足有殺甲以清君側之事公著雖至愚亦必不爲此言安石誣奏不問而知其妄言安石既不悅琦復怨公著欲假此兩傷之神宗不察公著遂爾坐貶無怪小人之志益逞也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彊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

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應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字述古侯官人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

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襄初由進士歷知縣事。留意教化。富弼薦之。累官同修起居注。改侍御史。疏論青苗法不便。請斥罷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及是以言屢不用。乞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逾年。爲知制誥。安石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　考續綱目是條所載陳襄奏。宋史襄本傳不載。韓絳傳亦無之。惟于襄本傳云。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蓋卽括此奏之意而言之也。乃續綱目于八年襄罷學士院條。又追敍其爲御史時。乞罷絳政府。事屬重複。今節襄本傳。附注于此。而襄罷學士院條。刪不錄。

以李定字資深。揚州人。考李定有四。一與蘇舜欽獄。已見前。一濟南人。嘉祐治平中。以風采聞。一綏州人。陝西副都總管浩之父。一卽此。後劾蘇軾。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字子容。南安人。李大臨。字才元。成都人。

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

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卽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擧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氏

死。匿不爲服。定自辯實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考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即佛印也。後爲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工傳神。見陸游老學菴筆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正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字次中。福州人。薛昌朝。范育。字巽之。祥之子。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爲令

知全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

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爲令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字天祺大梁人右正言李常以謝景
温字師直富陽人爲侍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
成者況于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
乎正使僥倖小有成事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
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
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
孫覺呂公著戩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
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

宰臣積怒言官紛紛乞罷。臺諫一空。甚至援姻黨從居要職。廟堂拱手而聽。莫可如何。熙甯朝局。尚復成何景象。蓋[illegible]宋初定[illegible]。御史不得由宰相薦引。實爲防患未形也

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戩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常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鎭甯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

之。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令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遂立賢良科。

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字完夫。宿從子。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

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罷通判虔州。

以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通判河中府。

壽昌生三歲。其父巽守京兆。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考宋史壽昌本傳。續綱目通鑑皆言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方還父家。王偁東都事畧則云。壽昌既生而出。與蘇軾志林。魏泰東軒筆錄。所載畧同。軾與壽昌同時。必不誤。今依東都事畧改輯。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德軍。續綱目。誤作廣州。今改正。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

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時蘇軾作詩及序贈壽昌。且譏世之不養者。定見之。大恨。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字當世。江夏人。為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字望之。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于侍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

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諾和（舊作鬧訛今改）堡知慶州李復圭（字審言徐州人）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襲之大敗而還復圭斬信等以自解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分其軍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攻大順城及柔遠等砦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



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寿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陸佃字農師李承之字奉世濮人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

河東二州兵械不修廢弛
已非一日凡曾莅斯土者
厥罪惟均乃現職既皆受

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字令綽）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

河東麟。府。豐三州。此豐州。宋嘉祐中。以蘿泊川掌地置。故城在今葭州府谷縣。其唐故豐州。前已沒于西夏。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前帥本道。上

讀馮京以前帥自劾獨云優詔且不惟宥之又從而擢居政府賞罰不亦倒置乎

章自劾。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之非。

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返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黜文仲還故官。齊恢字熙業。灊縣人。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臣

所薦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忤安石。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乃出。會母喪去位。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字誠之。楚邱人。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宋置。今江西建昌府是。）司理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唃斯囉合三字方成一名。今改且勒斯賚貲。韶稱爲唃氏。盖未解西番語也。）子孫轄戩（董戩養子額爾古之子。亦名本把戩。額爾古。舊作阿里骨。本把戩。舊作邦彪籛。今改。）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察宗黨。制其部族。于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

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西魏縣。宋置砦。元仍爲縣。今屬鞏昌府。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于古渭。宋砦。皇祐中置。後爲鞏州。今鞏昌府治是。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閱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

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恱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有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戸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

宋祖親歷行間習見五季積弊開國之初即定爲更戍法使習勤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議改舊章分置諸將糜餉滋弊而兵恬嬉毫無裨于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政而實自益廢弛甚可笑也

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

保甲本周禮比閭遺意使民自相友助以收詰奸禁盜之益有司編籍考稽期無任弛[illegible]廢而已若督責過嚴人皆畏其束縛煩苦則非所以保民而適以厲

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既而分置將副。（事在七年）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將。京畿七將。京東九將。京西四將。）陝西五路四十一將（鄜延九將。涇原十一將。環慶八將。秦鳳五將。熙河九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及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三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

民且復授之弓弩教之戰陣驅飲食耕鑿之倫使日從事於擊刺其爲藝果舍業者不少矣梁溪著說無適於用鍛鑿者或因而橫行尤無益而有損是又泥爲兵於農之法而未達乎古今異宜之故也

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權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于畿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

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保甲始行。特以捕盜賊相保任。既而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第一等者。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二等至四等。加恩有差。五年。以曾布言。詔主戶保丁分番隸巡檢司。十日一更。其永興五路。肄習如畿內。惟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其並邊可肄者。令監司度之。凡保甲先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其政令則聽于樞密。至元豐二年。又立開封府界集教大保長法。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使教保丁。其法自府界推之諸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禁令苛急。民不勝擾。往往去而爲盜。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寖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考宋史王拱辰傳。元豐初。判大名。抗論保甲之害。續綱目幷載是條。敘次不清。今採兵志。及拱辰傳改輯。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于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珪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

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斂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本漢東昏王莽改東明晉省宋復置故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今大名府東明縣乃金時所置）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又以臺

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考是條續綱目載有司馬光奏。今據宋史食貨志。及光傳。免役初行。俱不載光有特奏。元祐元年光既秉政。疏陳免役五害。其文與此奏畧同。續綱目通鑑。旣載于此。而元祐元年又載光所論五害之言。殊屬重複。今刪此而錄于後。

辛亥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兀。在綏德州米脂縣西北。沈括曰。夏人築城于撫寧故縣之北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賜名嗣武砦。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啓邊患。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

學者篤意經術固有貧於根柢然或心術不正如兩漢五鹿充宗張禹孔光輩非不博通古誼世號經師卒之比附權奸且爲國蠹可知用人不尚虛言要視其力行何如耳況科舉之制惟藉爲登進先資至得人之適用與否則尚需之歷試蘇軾所云設法取士不過如此最爲通論若徒

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罷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西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考熙寧定科舉宋史選舉志載于前年三月而神宗本紀仍兩年互見蓋前年建議是年始行也今依續綱目書于此

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監官告院蘇軾曰科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或曰鄉舉德行而罷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

循名而不考其實經義之
與詩賦其弊又何以異乎

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
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而言之
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
均為無益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
過如此也且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
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
謂之策括臨時剽竊以眩有司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
議上帝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于
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然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
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
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
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
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於是改法罷
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
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

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月。夏人陷撫寧注見前。諸城。詔安置种諤于潭州。韓絳免。

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永樂城。在綏德州米脂縣西。後改爲銀川砦。賞逋嶺砦。亦在米脂縣境。分遣都監趙璞雄州人。振之子。燕達字逵辰。開封人。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三泉。在葭州界。吐渾川。蓋卽吐延川。在延安府延川縣北。開光城在綏德州西北。本西魏縣。唐末廢。宋于此置砦。後改爲

堡。葭蘆砦。即今葭州。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攻順寧砦。前注見。遂圍撫寧。折繼世。御卿孫。高永能字君舉青澗人。等。擁兵駐細浮圖。在綏德州西北。與米脂縣接界。本夏人砦。後入宋改名克戎。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不散青苗錢。上疏自劾。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卒于貶所。又知長葛縣樂京。荊南人。不奉

河道變徙自應相視開修以除民患安石此論未可盡非若如彥博所云不由於東則出於西只聽其潰溢四出而罷萬姓田廬於

助役法。知湖陽縣劉蒙。字子明。渤海人。議免役不便。俱奪官至是。詔察奉行不力者。知陳留縣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于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考宋史陳舜俞傳。嘗棄官居秀州。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惜之。續綱目于此。乃云。舜俞先上書。極論新法。謫南康軍。至是復上書言新法實便。識者笑之。與本傳不合。宋元通鑑于熙寧三年。則云舜俞卒于貶所。于此則又因襲續綱目之文。前後尤牴牾。今改輯。

浚漳河。注詳前。

漳河初由磁洺南入冀州。與胡盧河合。注見前。其後變徙。入于大河。先是。從內侍程昉議。詔昉與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開修。至是。役兵萬人浚之。袤一百六十里。

度外豈司牧者蒿目民艱竟委之束手無策已乎至欲省力役以足財用尤爲不權輕重之見神宗乃欲省事安靜以應天變亦未識天心仁愛斯民之大要矣

帝患財用不足。文彦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晩。王安石格詔不下。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

求治太急進人太銳深切神宗之病至于聽言太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蓋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

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新法。

出監官告院蘇軾通判杭州。考宋史蘇軾傳。及王宗稷東坡年譜。俱以軾判杭州。在熙寧四年。而續綱目載于三年七月。宋元通鑑據本傳。載于是年四月。今依之。又考軾傳。治平二年。進直史館。明年。丁父憂歸。熙寧二年。服闋還朝。監官告院。而續綱目于軾出判杭州。猶書直史館。非是。今改正。

軾自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

在廣而不得要領既寧之政惟以信任論言不能東之輿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且廣諮博訪豈足爲累乎

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略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

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時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彊。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先是。軾見王安石贊帝

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

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詰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爲侍御史判司農事

初綰通判寧州注見前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于帝遂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會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

高麗瀕海名蕃頗能與遼相抗且爲遼所阻卽久絶中國稱貢其不能叛遼自立亦可想見乃因估舶一通妄思結弱邦以謀剋敵

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高麗來貢

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自仁宗天聖八年入貢至是爲四十二年諸書作四十三年者誤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字道濟祥符人令商

徒使與國生心終成畫餅

何計之左也

入貢眞。澠水燕談作慎。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至是。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高麗史作覲。澠水燕談作第。及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等由登州入貢。明州從之。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用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唯陛下果斷。不恤

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維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方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

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

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不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字元素綿竹人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字莘老東光人監衡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

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等。皆引疾致仕。或自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由檢正中書禮房。纔月餘。拜監察御史裏行。摯爲安石所器。入見時。帝褒諭之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王安石也。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亦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洎之孫。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于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畧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

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論之

暑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于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郎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弼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欸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先是。衡州倉吏綱兵。姦利相市。鹽中美惡和雜。遠人未嘗食善鹽。摯至。悉心核覈。且儲其美以為賞。弊去什七。父老目為學士鹽。

安石雱父子濟惡固君子之所棄然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見其父子對客之

八月。以王雱（字元澤。安石子。）為崇政殿說書。

雱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唐縣。今屬寧國府。）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鋟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

時此或出于惡皆歸之之日未免已甚且安石乃僞爲名高之人亦甚蒼容其子如是哉

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注俱見前。武勝軍。本唐臨州沒于吐蕃號武勝軍。今蘭州府狄道州是。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

冬十月以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爲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爲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責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自願豈能彊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

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旣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爲十二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入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宋史職官志國子監正錄各五人秩正九

民情固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然果有實惠及民則始或怨誹者不久即爲感悅如子產之治鄭先謗而後頌是也若熙寧新法次第舉行已閱四年之久上下交訌其不便於民可知乃不務改絃易轍以順人情而效厲王之故智躡商鞅之覆車思欲威脅刑禁防

品舉行學規學諭秩亦正九品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文獻通考眞宗景德中始令禮部糊名考較祥符八年制謄錄院。

壬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公蘊之孫死。子乾德嗣。

日尊既死。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乾德爲交阯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

川之輸敢怒之形寧未之前聞也

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常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日，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于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欲于律外禁兼并之

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于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蒲州上供薦席黃蘆蕁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

神宗銳於求治而闇於知人其於安石君臣魚水推誠相待而安石任其堅僻之性以行其欺詐之情稍不遂意非稱疾不朝即固

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偏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

辭求去其無篤棐之忱亦至矣而神宗每爲其所愚留之惟恐不力由彼理財之說頗洞隱微遂墮其術中而不悟耳

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秋閏七月。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宋蠻州非歸峽之峽州也。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北江彭氏有州二十。已見前。南江諸蠻舒氏有州四。曰敘。峽。中勝。元。則田氏有州四。曰獎。錦。懿。晃。向氏有州五。曰富。龍。保順。天賜。古。則地俱在今辰沅二府界。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宋制諸路都監有禁兵駐泊其地者以駐泊寇之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請名古渭砦為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在渭源縣西南蕃酋穆爾舊作抹耳今改結舒克巴舊作水巴今改等族入寇韶率兵度竹牛嶺在狄道州東邀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穆爾復依其聲勢保集抹邦山在狄道州南知德順軍宋置今靜寧州景思立晉州人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穆爾于南甲在狄道州南一擊木征于鞏令城吐蕃所築在狄道州南制二酋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河名在狄道州東出渭源縣西南流入洮河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

還。追至其城。首領恰約克〈舊作轄藥今改〉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旣而不征亦敗于鞏令城。〈初部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小計。冀人易于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乃不復言。由是部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諡文忠。〉

修既致仕。樂潁川風土。遂居焉。〈自號六一居士。〉初修以薛居正所進五代史。〈開寳中進。〉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共七十五卷。〉藏于家。是歲有詔取其書而修已卒。詔刋行之。〈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

貶唐坰（錢塘人。）為潮州別駕。

坰以父任得官。（坰父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

既特泰廣義訓方田均稅

遲。坰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字和叔。開封人。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頒方田均稅法。

在神宗諸政中猶爲彼善於此所見似是而非不知五方土性不齊所産亦異豈能强而同之則壤成賦止期無悖於什一而止必欲方量均額令佐履畝周行農民已不勝其擾且自方帳以下多立科條尤爲煩瑣無當民間未得均賦之利已受更張之害善爲政者必不出此也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

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曇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山在今同州府華州東南與太華峯勢相連而稍低故名少華羅大記少華山有峯曰阜頭郎宋熙寧五年崩處其崩山遺址名半截山其下地裂陷民居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及通遠軍注俱見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今縣屬長沙府梅山在其西南與寶

撫梅山峒蠻尋復平南江州峒其才畧亦有足取若僅任以馳驅禦侮未嘗不可稍收成效及延至輔弼則貽譏覆餗蓋才有餘而德不足性復陰險叵測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

慶府新化縣接界。在新化者曰上梅山。在安化者曰下梅山。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在安化新化二縣界。置安化縣。隸邵州。

癸丑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獲木征妻子。

以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

日食雖測可知然自屬天變敬謹修政可也避殿減膳乃至一月得毋沽名過甚至以陰雲不見爲德所感而君臣相賀益可鄙矣

取之易詔卽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于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阯始貳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朔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四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

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于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爲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

詔士之莅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令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神宗恤調夫之擾並而不顧河決之占地孤于小而忽于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安石持議濬河意非不善乃以費少利倍為辭絕不計及民生利病則乖立言之體矣至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說而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以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唐縣，今屬東昌府。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水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繩。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凝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宦。以杷法下大名。令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

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
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
濬至海口。差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胄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置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鹽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

敦頤初因舅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任為分寧唐縣。今南昌府寧州是。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今江西南安府。宋為南安軍。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

王達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達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釋調桂陽（宋置。今屬郴州。）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畏法且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于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羽之孫。）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廬山之峯。在今九江府德化縣。）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即湓浦。注見前。）取營道（漢縣。明省。故城在今永州）

府道州。所居濂溪在今道州西南。流入瀟水。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大蝗。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廷。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直。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于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于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即唐宕州。古宕昌也。注見前。洮疊。即唐疊州。後沒吐蕃。故城在今鞏昌府洮州廳。四城。帝御殿受賀。

韶旣復河州。會降羌叛。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和諾克。舊作訶諾，今改。密藏舊作木藏，今改。城。二城皆土蕃所置。和諾克城在河州。南宋改名定羌。密藏城。在州西南。穿露骨山。在今河州西南。接洮州番界。石如骨露。故名。又四時積雪。亦曰雪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山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

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時河流潰溢。已不循二股初行之道。故欲開直河以復之。考此卽後回河之議所由始。）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

所忠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
開直河使范子淵領其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今爲府屬湖南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惇進兵破懿州五季馬氏置後爲田氏所據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誠徽州五季蠻峒有誠徽州楊氏居之誠州即今靖州徽州即今靖州屬之綏寧縣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誠州後改靖州考靖州崇寧二年始改續綱目類敘于此而于崇寧二年又復載之事屬重複今刪後條而并載于此又誠徽州續綱目誤作城徽州今改正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

不復議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王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甲寅　七年春正月熊本（字伯通鄱陽人）討瀘夷（瀘州夷也）降之

先是瀘夷叛詔以本爲梓夔察訪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本嘗通判戎州（前注見）習夷中俗及至部以夷人擾邊皆介村豪爲鄉導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隋縣唐瀘州治元省）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本唐縣屬羈縻晏州後爲蠻所據地在今瀘州合江安縣西南）一酋不至本率軍進討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職于是清井（在敘州府長寧縣北其有二井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宋初爲南來夷所居後置監于

此。長寧。(唐羈縻州。後沒于蠻。宋以夷人獻地。建爲軍。明改縣。今屬敘州府。)烏蠻羅氏鬼主。(宋史瀘夷傳。烏蠻王得蓋居姚州。授刺史。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姚州宋羈縻州。屬瀘州。)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敷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在河州西北。)敗死。三月。木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木征雖屢敗。而董戩別將青伊克結。(舊作青宜結)果莊。(舊作鬼章。今改。)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踏白城。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韓琦請遣使諭意守舊境以修前好如彼自敗盟則一振威而復故疆攄宿憤所論切中事理惟請罷將官之類以釋可疑之形非惟跡涉張皇且因敵國生釁自撤邊防亦非籌邊長算至謂植柳西山築城河北為釁端所由更不免過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遼官名。掌文告。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

存畏怯琦昔在西夏威名素著何亦爲此委靡之見耶

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臣所以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illegible]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

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卽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介字夫福州以秩滿入京俠先爲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己思福清人欲盡忠及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爲圖并疏陳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

神宗一見流民圖即長吁不成寐次日盡罷新法以蘇民困雖一時未能常廑如傷而臨事之志切惻澟亦庶乎知愛民者逆懽聲上騰澍雨立應益當堅其誠求誠感之念乃惑於小人邪說已除之弊政不久旋復且於繪圖之鄭俠擿假以獄是神宗之爲德不卒固能擇而不能守而王呂輩之飾說蔽聰實罪不

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容誅矣

木征圍河州。其勢甚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注見前。聞之。乃與李憲宦者。祥符人。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注見前。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宋砦。以吐蕃香子城置。在今河州南。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秉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擢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益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岐王顥字仲明英宗第二子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

惠卿投匭。請留。蓋揣知神宗方獨用。安石眷注未衰。欲藉是以逢迎援引。且所行新法。又皆其一力贊成。故甘受護法善神之譏。冀後此得志。孰敢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小人勢盡交疏。相傾相軋。情態實可憎鄙。不獨蠹國殃民。貽千古唾罵已也。

姓名曰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安石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自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改。

初榷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貿易也。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什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遂以是得罪。

五月。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美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

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于是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

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傭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字存中錢塘人。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于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乃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詔從其說。令更造。至渾儀浮漏成。以括爲右正言

宋史天文志。括渾儀之制。在外者曰體。其次曰象。在內者曰璣衡。體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二曰緯。緯之規一。三曰紘。紘之規一。象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二曰赤道。赤道之規一。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二。璣可以左右衡可以低昂。浮漏之制。爲播水之壺三曰求壺。復壺。廢壺。受水之壺一。曰建壺。求壺進水。達于復壺。復壺之脇爲枝渠。以爲水節。枝渠廢水。注于廢壺三壺皆所以播水爲水制也。自復壺之介。以玉權釃于建壺。建壺。所以受水爲刻者也。考天文志所載甚繁

若此諸法已極頭會箕斂之術至手實法行則搜括無遺閭閻益瘡痍遍體矣惠卿因習安石之智者及其持籌握算復變本加厲以顯其伎倆殆猶其父殺人子且行劫者乎

不能備錄。今畧節其槩作注。又考天文志。括議止言四壺。而括本傳。乃作五壺。續綱目因之。及考括筆談云。熙寧中。更造渾儀。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據此則五壺當是玉壺之訛。今依柯維騏宋史新編。削五壺二字。而以筆談所載。附注于此。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注見前。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雖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荊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

作一而稅方冊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惟覆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剝民財以增吏祿欲使人

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謬見不思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祿其貪猶是然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橐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咬之乎

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為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轉音此其明證也間考史

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丁稅。賦場物。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遼女眞部節度使烏古廼。舊作烏古迺。今改。後仿此。卒。

烏古廼之先曰函普。自高麗來居完顏部。金史世紀。函普來完顏。年已六十餘。部人有賢女。亦年六十而未嫁。乃納之。生二子一女。凡六傳而至烏古廼。稍

州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所合第音譯傳訛遂至岐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卽今貝勒爲管理衆人之稱乃解爲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爲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卽今語穆昆謂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爲金與國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復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譌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眞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

役屬諸部會五國城名。在今寧古塔東北。遼時自此而東。凡五國。故名。富聶赫舊作蒲聶。今改。部節度使巴延瑪勒舊作拔乙門。今改。叛遼。遼將致討烏古齋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粥者。以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穆延舊作沒撚。今改。部舍音舊作謝野。今改。復叛。遼烏古齋伐之。舍音敗走。烏古齋將見遼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水。金史地理志。上京會寧府有拉林河。金會寧府。今寧古塔地。有疾而卒。後金追贈景祖。予合理博舊作劾里鉢。今改。後仿此。嗣。金源事始見此。

乙卯　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

譯以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證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于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此不但于異國異字用之即于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首韻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欲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今

校理王安國字平甫安石之弟。于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訕謗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字温伯江西建昌人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琥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往捕還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先是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為正人助及是遂

之三合音字所釋不失本
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
盡曉者因就與通鑑輯覽
考金史成于漢人之手于
首語既未諳習且復任情
毀譽動輒以醜字肆其詆
訾如烏珠之必書以兀朮
之類不一枚舉而且兼或
誤爲勃極烈誤爲孛堇
實可鄙矣我國家中外一
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
人名官族爲庸陋者流傳
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
改正其舊名仍注于下以
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
然不爲前人謬妄所惑特
于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

摟得之。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初安國在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之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于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長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而逐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塗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顧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在代州境三議不能決遼人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遼人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詣遼使[illegible]與禧

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在代州崞縣西南接寧武府界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遵勗考遼史。楊遵勗字益誠。范陽人。太康初。拜南府宰相。不言以字行。而宋史沈括傳。則書字曰契丹相楊益戒。今依遼史改書名。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遼。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夏閏四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卽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先是。置經義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與其事。安石不可。至是書成。上之。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沈括力爭地界其言侃侃鑿鑿不減富弼安石輕於割地謾以欲取姑與爲詞試思爾時邊備日弛其勢已難復振所謂欲取者安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諡忠獻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太白晝見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

在而所失則已多矣苟安目前而不知遠計乃宋室君臣通病至於强詞奪理則安石老奸長技也

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

韓絳免

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以疾求去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爲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爲清議所少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借秀州華亭唐縣今爲江南松江府治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

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考晉書天文志。武帝泰始四年。彗星見軫。占曰。爲兵喪。非五年。又十年。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是歲爲甲午。非乙巳。且武帝在位三十六年。非二十八年。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禆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見左傳。事具前。有如禆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

安石過惡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言蠹之至神宗強起復出專取上所不喜之人驟加進用以示權勢其惡益明目張膽矣無將之誅尚可逭乎

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注俱見前

初廣西屯北兵二千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

邊議罷。以知處州（隋置，今爲府，屬浙江）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北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彝名。明年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及城陷，死之。（緘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感緘之義，無一人降者。交人盡屠之，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熊本擊渝州獠（即古板楯蠻，注見前），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本蠻地，唐爲縣，宋廢復置，分縣屬重慶府）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埧（在南川縣南，地有金銅佛像二，相傳爲唐明皇所鑄），破其衆，木斗

舉秦州當作溱州。唐置。宋為羈縻州。後改為榮懿等砦。地在今重慶府綦江縣南。接貴州遵義府界。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垻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趨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治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譁合譟。或諍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忌后明敏。于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伊遜以聞。詔伊遜劾狀。遂誅惟一。后賜自盡。歸其尸于家。後追謚宣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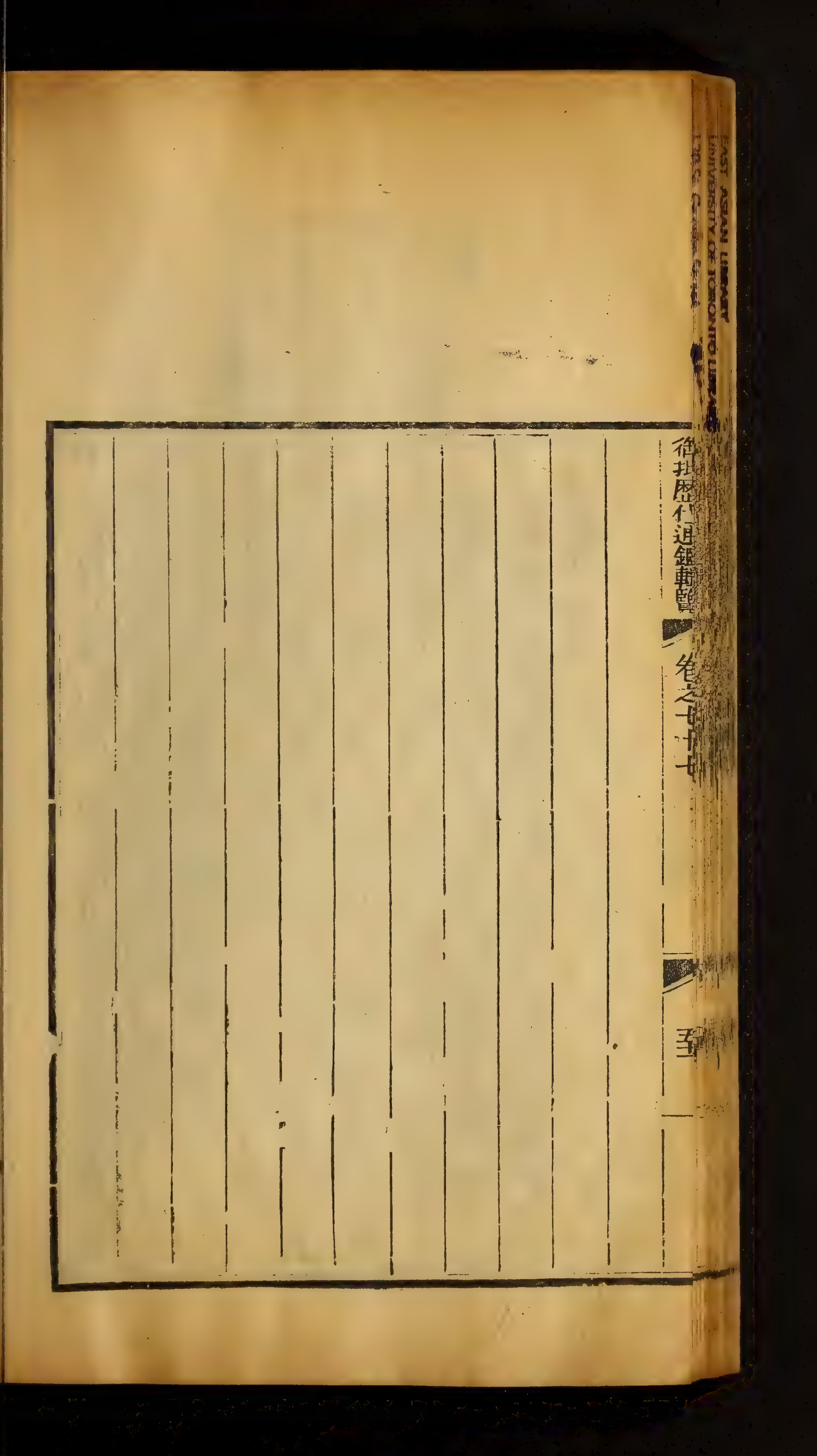
鹽法所以利民食通商自勝于在官然日用所需固當聽民自便豈可預定貧富多少之差至私販不行則商裕而民無淡食之慮若官鹽經宿即同私鹽則厲民甚矣為此計者果具何肺腸耶

十二月以元絳（字厚之錢塘人）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于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賣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丙辰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續綱目作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考宋史神宗紀。熙寧九年正月。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傳不載其事。蠻夷傳。師晏爲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降師晏。不言惇使。再考惇傳在惇自察訪使召還。爲三司使。尋以鄧綰論出知湖州。事在熙寧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並不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敘事不實。多類此。今改輯。）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師晏兄師綵殺其父仕義。師晏殺之。事具前。）尋進爲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注見前。）酋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晏遂降。（下溪爲誓主。招納其誓下。故師晏亦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

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溪（注見前。）皆平。

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

欽廉既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恚怒。自草敕牓詆之。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卨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卨言逵老于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注見前。）占臘（即眞臘國。在占城南。）合擊交阯。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安石奸狀敗露始爲神宗所憎厭惡貫已盈鄧綰慮其去而失勢上書爲乞恩澤小人醜態畢現不復知有羞恥安石聲言當黜蓋自揣恩遇已衰藉此表其公正仍出於自固計非由衷之論也綰旣以此貶斥而安石亦不久罷免心勞日拙作僞果何益哉

呂惠卿旣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事具前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練氏族略練氏見姓苑建安多此姓）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高辛氏之子。微子具見前。廟。閼伯廟。在歸德府商邱之顛。微子廟。在歸德府城內。一名象賢祠。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邱。主祀炎火。閼伯為陶唐氏火正。居商邱。祀大火。見左傳。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今日協忠廟。在歸德府治西。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事具前。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粥。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

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壻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遺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一名瀘江在今安南國治北其上流即雲南之瀾滄江由普洱府流逕安南境會白鶴歸化等江透迤以達于海。李乾德降。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注見前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地俱在今安南國界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

王韶將略尙優故每戰克捷至矢石及帳而射輒自如或其指揮已定藉此以

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乾德尋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州。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氊將果莊先寇五牟谷。在鞏昌府洮州廳北。復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丁巳 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

示鎭靜因不致有意外虞耳若漫無設施賊至而高卧不起其去束手就斃幾何

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此黃河南北分流之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州西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在兖州府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濼。宋時決河滙入其中。綿亘數百里。後大河南徙。歲久堙淤。遂成平陸。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即古泗水。注見前。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曰鹽河。流逕濟南府。曰大清河。又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謂之濼水。又東北至武定府之利津縣。入于海。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前奏河勢變移。漫流四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濵之境。而都水漫無施設。但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

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考續明年。
綱目。載文彥博奏。採節不明。今依河渠志改韓。
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
行。吏牽廹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
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議論
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雅敬雍。雍名所居曰安樂窩。時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待其至。謂之行窩。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及
卒。顥爲墓銘。稱其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弒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爲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薩滿舊作霞抹今改之妹爲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爾郭字阿斯里斯按和爾郭舊作忽古阿斯里斯舊作阿斯憐今並改知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實沙穆爾古納部人蕭實沙舊作蕭十三穆爾古納舊作茂古乃今並改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陰令護衛耶律扎拉舊作查剌今改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喇字董隱南院大王穆哩庫之孫薩喇舊作撒剌穆哩庫舊作謀魯古今並改及和爾郭等謀廢立按

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圖輝（國舅小父房之後舊作訛都斡今改）等誣首扎拉前告非妄遼主命伊遜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續綱目作耶律孝傑今依遼史改）等鞫治薩喇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屬耶律延格（字善寧時為北面林牙舊作燕哥今改）辨之延格伊遜黨也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伊遜遣其私人蕭達囉克（舊作達魯古今改）等夜引力士殺之（詐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龍門山（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眞定至是帝思其先

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因事獻納。帝深敬之。故有是命。帝嘗以釋老之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己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前注見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字君表新淦人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豈悉記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

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買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外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御史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鷙賊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禦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予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爲甚乃至再三不亦憒乎

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吡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于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諂遲曉時論鄙之。）

秋。八月。許二史（左右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禀中書俟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

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令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考蘇軾詩集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有寄弟轍詩十二月二十八日恩責黃州又有詩月日甚明續綱目因兼書軾貶乃并軾下獄俱係于十月後非是今改書于八月仍兼書貶而加尋字以別之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謂駙馬都尉王詵詵字晉卿開封人尚英宗女魏國公主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定等媒蘖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方違豫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

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咏檜爾何預朕事已而獄具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

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王鞏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絶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既貶居黄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州許之至哲宗即位始復軾朝奉郎知登州尋召還朝事在元豐八年　劉攽字貢父敞之弟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鎮從孫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

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曹佾字公伯。彬之孫。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庚申 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注見前。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時年六歲。因言宋魏王和囉噶子阿尼雅。興宗第二子。和囉噶舊作和魯斡。阿尼雅舊作阿輦。今並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一名托卜嘉。字特默。六院部人。烏納舊作兀納。托卜嘉舊作撻不也。特默舊作特免。今並改。伊勒希巴遼官名。掌刑獄。舊作夷離畢。今改

蕭陶海。字烏庫哩。宰相恰特六世孫。陶海舊作陶隗。烏庫哩舊作烏古鄰。恰特舊作轄特。[illegible]並改。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未決。會獵于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顏衛東。朶顏今喀喇沁地。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知南院大王。遼初。分塔喇額勒金為北南院大王。額勒金。統軍馬大官。舊作迭剌夷離堇。今改。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illegible]。遂封延禧梁王。爲設旗鼓伊呼六人。以護衛之[illegible]軍制有伊呼司。此掌旗鼓者也。舊作拽剌。今改。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瘵。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爲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譏。

葬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瀘州夷復叛。詔邊將討之。

初烏蠻有二酋曰晏子箇恕。熊本既平柯陰。（事具前。）并招納之。晏子尋死。箇恕授郎歸徠州。（即柯陰廢縣改置。）其子乞弟授蕃部巡檢。會羅苟夷叛。犯納溪。（宋縣。今屬瀘州。）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乞弟犄角。遂平羣蠻。兵罷。未幾乞弟帥步騎六千至江安（隋縣。今屬瀘州。）城下責賞。都監王宣以賄召之。且與盟。乞弟以為畏已。益悖慢。至是以衆攻熟夷。宣往救之。一軍皆沒。朝廷驛召存寶授方畧。使統軍進討。存寶怯懦不敢進。明年存寶坐逗遛棄市。以環慶副總管林廣（萊州人。）代將。乞弟請降。帝不許。督廣進師。廣擊敗乞弟。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叢箐。雨

雪滚旬。士卒死者不可勝計。窮追過𪄀飛不到山。在江安縣西南。次歸倈州。竟不得乞弟而還。後乞弟無所依。往來羣蠻間。遂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秩而已。故仕者皆以臺閣禁從爲顯宦。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官之遲速。階勳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

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
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字伯壽温叟孫）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書監劉几議樂侍郎范鎮參考几請知禮院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同議先是傑言大樂七失（一日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二日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三日金石奪倫四日舞不象成五凡樂失部奏六日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七日鄭聲亂雅）并上十二均圖帝以其圖說下鎮几參定几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考于聲則不諧乃即舊樂（仁宗時李照樂）而增以四清聲（鐘磬十六十二爲本聲四爲應聲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故

出四清聲。李照亻用凡增之。下王朴樂二律。朴樂聲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今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且請追考成周分樂之序。凡以周禮大樂正。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圜鍾者。夾鍾也。今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宜以夾鍾爲宮。用其均。宮聲爲始終。其黃鍾爲角。則用黃鍾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黃鍾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辨正二舞文舞武舞容節。傑議同。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注見前。詔羣臣直言闕失。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

一指蔽目弗見泰華神宗此語非不明壅障之患者乃知王珪之佞而不能除知安禮之忠而不能用非惑于壅蔽而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神宗之謂矣

三省無專職六曹不釐本務誠非循名責實之道然不過申令各供其事無負設官分職之本意而已空名固無當治理寄祿又何裨實政乎徒事紛更而無適于用且使羣小得逞私

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閭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近臣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傚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雜取唐及宋初舊制。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定爲二十四階。如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易以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者易以特進。自是以下。遞易有差。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

意以作奸神宗舊事而不
知體要大率類此

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

以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爲副使。向尋免。

向旣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旣奏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 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治水之法貴在因時制宜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師禹者當師其意而不師其迹況河流遷徙不常宋世洪瀆已非復夏后遺河形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守行中。湖州烏程人。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府。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迹。請先遣使相視。祐甫以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大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築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

勢必訐諱以復禹舊迹爲說何異刻舟求劍乎

臣。自王供埽按視。迄于海口。從之。至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在今天津府靜海縣東北。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至是竟行其言。胡渭曰。自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爲熙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河復北流。至紹聖初又閉。後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北流。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師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字公綽瓊之孫）出環慶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出涇原王中正（宦者開封人）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院（事具前）于是

典選之職分而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內銓。曰三班院。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焉。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舊制中書有堂選與百司郡縣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罷堂選。會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戩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在蘭州府皐蘭縣東南。復襲女遮谷。在皐蘭縣東。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米脂今爲縣屬綏德州。高遵裕復清遠軍。前注見。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中正率兵至麟州度無定

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無定河出榆林府邊外。流逕米脂縣。綏德州。又東南至清澗縣。入黄河。即古奢延水也。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旣入境。而環慶兵不至。昌祚次磨㘉隘。在寧夏府靈州南。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黄河七級渠在靈州南。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

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在榆林府榆林縣南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南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在廢宥州西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新都喇卜丹舊作仁多㖫丁今改敗之次于葫蘆河即蔚茹水注見前遂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一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今鞏昌府靖遠縣本唐會州後沒吐蕃宋初屬夏後收復）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饋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爲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

當途之罪浮于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愬比其懼乎行師沮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之謂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雖似相慶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催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措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上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

聖志也。

以曾鞏爲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鞏嘗通判越州從襄州洪州所至皆有聲績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公著以興兵討西夏秦晉民大困數白其害不從引疾求去出知定州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護兵城永樂注見前

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注見前下瞰平夏注亦見前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

言與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開封人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在米脂縣西北即古榆谿今亦謂之西河源出榆林府邊外下流入無定河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謂黃河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延塞總兵爲援陜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

不鼓不成列宋襄已誤于前徐禧不鑒覆車之轍轉引以絀諸忠莫甚焉然其率爲此語非特輕妄寡謀或惡其謀非己出耳後又不聽曲珍半濟之計以致喪敗禧雖死有餘辜矣

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字君玉隴阡人）守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字君舉青澗人）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

道。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穆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注見前。吳堡。宋金爲縣。屬葭州。義合。本夏人砦。宋收復。故城在今綏德州東。米脂。浮圖。塞門。注見前。俱六城。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死者六十萬人。

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癸亥

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邀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弊于兵。西南都統茂錫克額木齊。舊作昴星嵬名濟。今改。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默爾根密克滿奇雅舊作謨箇咩迷乞遇。今改。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諡文忠。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

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及卒贈太尉彌遺表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于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字邦直魏人為尚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遼耶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當作

宋時幅員最狹東西或可
得六千四百餘里若以南

來州遼置廢城在今錦州府寧遠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為民至是伊遜復謀出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白居易故事居易在洛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為尚齒會人繪為九老圖狄兼謩年未七十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

北計則燕雲十六州並入遼地交阯六詔皆未入版圖所謂北極三關則今之霸州雄縣高陽其南際海則今之瓊州崖州以相距道里計之尚不足萬里安得如史所云一萬一千六百餘里之多蓋當時記載未免特事鋪張不足為徵實也

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戸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甲子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翺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軍。前。注見定西城。宋砦。廢城在今秦州西北。及熙河諸砦。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字夷甫。潁州潁陰人。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

荀揚大醇小疵已無當于吾人之道況雄臣事新莽尤爲名教罪人乃亦從祀廟廷何以飭祀典而示臣鵠耶

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廷。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字公純。編集。史記前後漢屬攽。三國迄隋屬恕。唐及五代屬祖禹。帝卽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



自隨光予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帝第六子）爲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英宗第四子）日問起居太后旣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宮中豈不能製史

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可謬矣

為踐阼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陰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于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

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哲宗赦。

太子時年十歲。既即位。皇太后同聽政。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帝生母開封人

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寛民間保戶馬。

遵裕以失律論免其不宜復用人盡知之蔡確枉道求媚不自知其可鄙宣仁不以私恩廢公義實爲達於大體惜僅以正言斥之而未明正其罪使小人知所警惕也

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察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

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頤爲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

當熙寧新法盛行而珪依附權勢一意從諛以尸祿保位斥遠正人其奸惡視

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

確惇呂惠卿相去無幾非
特臨事浸無可否而已三
旨之目猶未足以盡之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
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
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爲孝

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少止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

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於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删削曾爲文以正其失茲特舉示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難史識爲難耳

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

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旣至拜左丞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

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先是。熙寧末。侁嘗爲京東轉運使。尋知揚州。已而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爲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萊蕪漢縣。今屬泰安府。縣東南舊有冶。宋置監于此。利國冶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宋置監。今爲驛。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徙以言利得進。在京東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居厚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中。居厚聞之遁去。及是爲言者所論坐貶。貶知廬州。尋謫黃州安置。乃復用侁。司馬光語人曰。以子駿之

賢不宜復使居外。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葬永裕陵。在鞏縣西南昭陵西。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勵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由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蓄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討息取償。至于物貨苦惡。

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請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哲宗皇帝

丙寅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皐人。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豐人。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于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于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爲門下侍

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以李常爲戸部尚書。

司馬光言。戸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戸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

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躐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

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光曰。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勅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

詳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永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使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于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畧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

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

小人必有濟惡之才，當其初起，下僚竭智慮以赴公，自非庸碌者所及，未嘗不可藉以集事。及得志在位，逞其伎倆，肆意以行好欺，擅威福，流毒無所底止，非一人而前後易轍也。蓋其始尚受制於人，繼乃獨行其意，同是才力而所用不同，故正人每爲其所愚而不覺。光此時之於京，猶前此之於安石也。孔子所以有小知大受之戒，觀人者其亦慎所取哉

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閘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初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秘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韓縝免

以六藝文姦言者王莽也安石實繼之莽流毒百姓二十餘年光武起而拯之遂以寧謐安石則禍肇熙寧訖徽欽猶未艾北狩南渡皆一人兆其機卽謂其罪浮於莽可也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今許州。宋曰潁昌府。）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未柄用時。名震京師。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字明允。軾之父。）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方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既再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而卒。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以為始終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見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元豐官制成。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尚書門下受成而已。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至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公著以為言。詔自今事干三省

憲在元豐末年已爲漏網
至此追正其喪師之罪猶
得提舉宮觀宋之刑政姑

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并命執政官長貳日集議
事。遂爲定制。考公著此請續綱目係于公著爲門下侍郎。係。又不載政事堂日集議事。今採宋史公著本傳。改輯。

詔起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

彦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
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
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彦博
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
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

意若此紀綱尚安在哉

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開封人神宗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宗廟導洛通汴用臣悉領其事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開封人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

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等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煩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歴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于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事同商賈手實之禍下逮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猶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

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秋七月罷榷蜀茶

初熙寧中以蒲宗閔領榷蜀茶事見前又以李稷爲都大提舉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七十六萬七千餘緡及稷死以陸師閔代之師閔榷利尤刻稅息倍于稷至是劉摯蘇轍論師閔擅場榷茶其害過于市易乃貶師閔官而罷成都茶場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

彼雖皐陶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舉有官人）凡此十科應侍從以上每歲各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

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時年三歲）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爾班（舊作訛囉聿今改）求蘭州米脂等五砦未許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謚文正）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比喪還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于物澹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于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

不能從。冊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遠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字周翰道輔子。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

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

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

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詩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爲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釐正熙寧之政。清臣固爭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左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

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字明叔無爲軍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右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猶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實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岐異揆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有當也余嘗作宛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厨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爲諸君子致誚耳

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王巖叟、劉安世（字器之。航之子。）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額爾古誘果莊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字壽翁。世衡子。）執

之檻送京師

董戩既死。養子額爾古嗣爲邈川首領。溫果莊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執果莊檻送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聽招其子置木磋舊作結嘅。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主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猶分布中外。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

王覿前論蘇軾事謂不當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接論甚至茲乃惡宗愈作君子無黨論因而劾之是今

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鼎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于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

相矛盾矣純仁既曰朝臣本無黨又云善惡邪正各以類分且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則又為積習所錮悟不為怪正人且然他尚可論乎

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事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諡忠文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己巳四年春二月。司空東平公呂公著卒。諡正獻。

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每議政事。博採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詣長者即廢。其服如此。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

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詩賦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謟。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事。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

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唐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在今德安府安陸縣治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今湖北漢陽府。宋時爲軍。吳處厚。邵武人。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以爲譏訕。于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

大臣謀國不當只爲身計如蔡確之姦惡卽貶之不以法亦不爲枉純仁顧力爲營救僅議投荒猶以荆棘久滋慮或自開先路何見之淺也

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確至新州。未幾死。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州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米脂等砦雖昔為西夏所據其初本中國地也既已恢復疆土豈宜輕與割還得地而夏益驕宋人實為失算矣迨阿爾琫來請地時許以永樂陷民相易至此遂難食言則又始計之未慎耳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

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字師樸琦之子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

彥博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懟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先是知樞密院事安燾以父喪去職。固代知院事。至是卒。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之行

用人爲致治大綱豈宜稍參私意朝臣黨援之習在上者方當力爲整飭以挽頹風若欲平臣下夙怨由

能熙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以蘇轍爲御史中丞考宋史蘇轍傳元祐五年遷御史中丞上疏極論調停之說蓋梁燾既罷轍代爲中丞因上此疏續綱目附載其疏于召用鄧潤甫條目而不更書轍爲中丞宋元通鑑又載其疏于召用鄧潤甫之前皆非是今據轍傳增輯

自司馬光卒後熙豐舊黨爭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論其非又以說有未盡復上疏言之略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內以自貽患也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

事調停尚復成何政體大
防所見迂謬不若轍之持
論正當也

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
逐。宥之于外。蓋已厚矣。而議者亟于衆說。乃欲招而納
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
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
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
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疏入。太后命宰執讀
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
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
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
務馳騁。好作爲縱横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
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

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葢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爾宮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王覿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遐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字無愧安仁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字公肅襄邑人）殿中侍御史楊畏（字子安遂寧人）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謂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　上之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

摯亦問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于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三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謚獻肅。

堯俞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

王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堯俞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

